

词人纳兰性德室沈宛小考

张一民

叶恭绰先生编著的《全清词钞》第三十一卷，收有康熙朝女词人沈宛的两首词：〔菩萨蛮〕《忆旧》和〔朝玉阶〕《秋月有感》。叶先生在作者名下注云：“沈宛，字御蝉，浙江乌程人，纳兰成德室，有《选梦词》。”但徐乾学撰《纳兰君墓志铭》、韩荃撰《纳兰君神道碑铭》，均谓成德（即性德）原配卢氏、继配官氏，并未提及沈宛。近人张任政撰《饮水词人年谱》也未涉其名。叶先生确认沈宛为纳兰性德妻室的依据是什么？语焉未详。因而有必要作一点考证。

沈宛的《选梦词》虽已佚（胡文楷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注谓“未见”）。然清人徐乃昌辑《闺秀词钞》（宣统元年〔1909〕己酉刊）、蒋重光辑《昭代词选》（乾隆三十二年〔1767〕丁亥刊）、徐树敏、钱岳辑《众香词》（康熙二十九年〔1690〕庚午刊）均有著录。其中以《众香词》的梓行时间为最早，查叶恭绰《全清词钞引用书目》，确有《众香词》一书，显然叶先生的注是从《众香词》得来的。《众香词》系明末清初女子词之汇总，选有沈宛词五首，除上述两首外，还有〔一痕沙〕《望远》、〔长命女〕（“黄昏后”）、〔临江仙〕《春去》等。内附作者小传，谓：

沈宛，字御蝉，乌程人，适长白进士成容若，甫一年有子，得母教《选梦词》。①

这则小传是否可信？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：

一、《众香词》是在距康熙二十四年纳兰性德亡故后的第五年里刊刻的，比康熙三十年徐乾学刻《通志堂集》、张纯修刻《饮水诗词集》还要早一年。

二、《众香词》的辑者徐树敏，字师鲁，江南昆山人，康熙癸未进士，官户部郎中。据《昆新合志》载，他是纳兰性德的座师徐乾学之子②，应是深悉性德之家事的。

三、同辑者钱岳，字十青，江南吴趋人。《众香词》初刻本题为“锦树堂藏版”，查《清人室名别号索引》（补编本，中华书局版）、“锦树堂”即是钱岳的堂号。又据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著录，钱岳曾辑《锦树堂诗鉴》十三卷（康熙己巳刊）。其继妻黄御袍也是一位才女，著有《萸阁诗余》，《众香词》亦选录其中数首。由此可知，《众香词》是一部“当时人选当时词”的作品集。

四、《众香词》前有岳端、吴绮、尤侗三序，卷首署有王士禛、李宗孔、刘涵、宋莘“同阅”的字样。作序者、阅定者均与纳兰性德同时，有的甚至还和他有过交往。

综上所述，《众香词》中的沈宛小传是可信的，沈宛当是纳兰性德室无疑。

那么有关纳兰性德的碑志何不提及沈宛？原来沈宛是纳兰性德的姬妾，这可以从《众香词》的编排体例上获知。《众香词》凡六集，首集笄珈（笄年女子之作）、次女宗（烈女之作）、次玉田（伉俪酬唱之作）、次珠浦（嫠妇之作）、次云队（姬妾、女冠之作）、次花丛（妓作），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分卷。考沈宛词收入“书集”（云队）中，遂知她是纳兰性德之妾。大概在纳兰性德的妻室中，沈宛的身份偏低，不能为纳兰家族所容，后来她被纳兰性德离弃了。〔朝玉阶〕《秋月有感》有“枝分连理绝姻缘”句，即指他们夫妻分离。沈宛在词中抒写了自己

被休弃的痛苦和哀怨的同时，还表露出她对纳兰性德的那种难以割断的情思。如〔朝玉阶〕《忆旧》中的“记得画楼东，归骢系月中”等语，由此看来，她并不完全责怪性德，似乎她也明白，性德将她休弃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纳兰性德一向珍重情感，这不幸的婚变，想必也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痛苦。翻检纳兰词，常见有“而今才道当时错”、“何如薄幸锦衣郎”、“薄情转是多情累”、“多情自古是无情”之类的词句，或许就是对这段不幸姻缘的痛悔吧。又有〔遐方怨〕词云：“欹角枕，掩红窗，梦到江南伊家，博山沈水香。湔裙归晚坐思墨，轻烟笼翠黛，月茫茫。”所念乃一江南女子，沈宛是乌程人，疑此词即为已归家乡的沈氏而发欤。

注：

①纳兰性德字容若，康熙十五年进士。

②《昆新合志》：“徐乾学五子，树谷、炯、树敏、树屏、骏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苏省淮阴教育学院